

网络原名《魅君颜——魂兮大清》

绝代风华的背后竟然是一条爱情不归路……

百年塑望，梦回大清，情魅君王

青梦蝶舞

Qing Meng
Die Wu

彼岸繁花◎著



蝶舞

蝶舞



彼岸繁花○著

网络原名《魅君颜——魂兮大清》



彼岸繁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梦·蝶舞/彼岸繁花.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7
(樱之恋系列)

ISBN 978 - 7 - 204 - 09199 - 7

I. 清… II. 彼…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2302 号

樱之恋系列

作 者	彼岸繁花
责任编辑	吴日珊
封面设计	荆 棘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4
字 数	140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199 - 7/I · 1841
定 价	180.00 元(共八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目 录

第一 章	旋转流光回大清	1
第二 章	雨中低眉是伊人	8
第三 章	却戏君王纷飞乱	14
第四 章	但闻清幽是二月	20
第五 章	节情丝缠绵惹霸君	27
第六 章	玫瑰花开乱君心	33
第七 章	月散迷路是卿香	39
第八 章	天香豆蔻是流年	46
第九 章	耳鬓斯磨却末路	52
第十 章	爱不相守总相伤	58
第十一章	希腊王子爱六月	65
第十二章	相思三月却相逢	71
第十三章	天仙却是卿梦月	77
第十四章	王者相见只为伊	83
第十五章	月夜狂乱是绝色	89
第十六章	错乱容颜梦里人	96
第十七章	花宴不过是美食	102
第十八章	命里交错为容颜	108



第十九章	风云变色为芳踪	115
第二十章	帝王坐镇卿心乱	122
第二十一章	帝王笑怒只为伊	129
第二十二章	轩辕一渡为春风	136
第二十三章	如玉美男乱芳心	142
第二十四章	戏斗龙凤是冤家	148
第二十五章	千古帝婚却白纱	154
第二十六章	情深纠葛不是错	161
第二十七章	宫闱深深恋君颜	167
第二十八章	大清风云微变动	174
第二十九章	倒是无心却伤心	181
第三十章	同是情深却异路	187
第三十一章	终是快刀斩乱麻	194
第三十二章	原来结发复相思	201
第三十三章	喜得麟儿是天赐	207
第三十四章	乱乱靡靡是卿颜	213
第三十五章	原是天使但相亲	219
第三十六章	六月散拨情丝弦	226
第三十七章	云南风光乱幽情	232
第三十八章	轻烟乱情是迷离	239
第三十九章	浅离游思但相守	245
第四十章	花间清梦情未央	257

Chaper 1 旋转流光回大清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 TVB 电台现场记者采访，新兴美少女组合——‘月’一行五人将在 W 市召开全球专场巡演，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巡演现场，透过摄像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歌迷情绪十分激动……”

现场的女记者略带兴奋的声音很快被巨大的欢呼声淹没了。W 市符合国际标准的体育场今晚灯火通明，美仑美央。一群群少男少女手捧鲜花兴奋地在体育场外走来走去，因为他们没有买到入场券，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幸运的人们进场。但即使这样，能等到演出结束，能见到自己的偶像一小眼也足够了。红遍全亚洲的“月”组合就是有这么大的魅力。

而此时，在演出场地的后台……

“二月，你还好吧？”三月端过一杯刚泡好的花茶坐下，神情甚是温柔，那透着丝丝关心的语调叫人听着舒服。

三月面前的女子挑了挑好看的柳眉，嘴角弯出一个淡淡的笑：“三月，你也很累，还说我……”

这是一个清冷的女子，在自己妹妹面前却释放着自己的柔和与浅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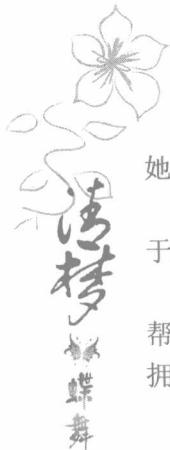
“我说我的两个好姐姐，你们还客气啊，不过既然这样，我可就不客气啦，这花茶我就喝了哦，刚才在台上唱得我喉咙都要冒烟了……”

伴随着活泼的话语，一只白皙的手臂突然伸过来，将那杯清香的花茶接了过去。二月和三月相对笑笑，转过头去，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正咕噜地大口喝着茶水。她容貌清丽夺目，面若扑粉，眉宇间一股属于精灵的灵透更是迷煞人眼！没错，这个小妖精就是“月”的主唱——六月，也是月组合里最受宠的老幺。

二月和三月对六月的横插一竿早就见怪不怪了，只是两人眼里对六月的宠爱却丝毫没有掩饰，是的，六月就是她们最心爱的妹妹！

“对了，六月，你过来了，那群记者肯放过你了吗？”二月带着淡淡地笑，看着六月喝完花茶后嘴角沾上的水珠发话！

一边的三月则是拿起纸巾细心地替六月抹去她唇角的水迹，还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那样的纯真，但不正是因为这样的纯真才叫她们怜惜，一直这样小心呵护着她么？



“三月，你不要这样啦，好像我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孩一样！”六月嘟起她的水漾粉唇，上面水蜜桃色的唇彩将这只唇衬托得更是动人！

“好好好，我们家六月是个大姑娘了，呵呵！”三月和二月相视一笑，对于六月这样的抱怨她们选择带过，这个小丫头就是没长大的孩子啊！

“本来就是啊！呵呵，是五月在应付记者呢，她看我累得不行，就在那里帮我挡着！五月对我真好！”六月的嘴角扬起幸福的笑，如果她的人生生来不曾拥有幸福，那么老天是公平的，起码她有三个疼爱她的姐姐！

“咳咳——是啊，五月好，我和三月都不好！”二月看似漫不经心地说着。

“不是啦，二月姐姐不可以这样说！”六月小小的脸上一脸认真，三个姐姐没有谁比谁更疼自己，这点六月心里明白。

“哦，不是这样说，那是怎么说？”三月又泡了几杯花茶，还很细心地帮五月留着一杯！

“应该是——这样——说，你们——都爱六月，而六月也很爱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就这样冲到二月三月面前。

“呵呵——”扬起的笑脸是那样的绚烂夺目，难怪外边的粉丝狂热地爱着六月，这样娇俏可人的女子谁能不爱哟！

三个漂亮的女人都这样笑开来，的确，六月就是她们一直要守护着的快乐，在这个世界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还有没有家人，但她们三个知道，自从六月闯到她们生命里来的那天起，上天就已经把她们遗失掉的快乐送还给她们，因为只要有六月在，她们就一定可以快乐！所以一定要好好呵护六月，这是二月、三月和五月的共同任务！

“这群记者可真是麻烦！”门外一个清越的女声传入，五月一身潇洒地跨到房间里来。

“五月姐姐！”六月一个投怀送抱还真让一路抱怨到后台来的五月一下子消化不了！

“五月，这里有花茶！”六月细心地端上茶杯，巧笑嫣然，这个六月哦……

“好了，不要闹了！”二月看五月也差不多缓过精神来，清了清声音，换上一种严肃的语气：“这次的任务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原本嬉闹着的三个姑娘一下子安静下来。

“二月，没事的，那个永华的公子是六月的超级崇拜者，所以不等我们暗示，他就主动邀请我们参加拉考娜的酒会了。”三月温柔的声音加入了认真时的低沉更是迷人得紧。二月赞许地点了点头。

而另一边，六月纤长的手指已经飞快地在一部手提电脑上敲打起来，“我这边已经破开他们的所有网络安全系统！”六月小小的脸上写着沉着，也是，这

次的任务马虎不得，就为了那件刚出土的前清遗物——月如意！

这四个漂亮的女孩子，当今乐坛的天之骄女除了有一个世人皆知的月组合身份外，还有另一个在黑暗中闪亮的招牌——忘。

盗窃界没有人能想得到大名鼎鼎的“忘”竟然是几个女子！但他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凡是忘决定要拿到的东西就绝对不会失手，但她们也有一个规矩，那就是决不会替人卖命！所以这次的月如意也是因为她们看中才选择下手的！

自从六月无意破开永华安保系统看到月如意的第一眼就感觉这个东西和她们几个有着莫大的关系，二月三月五月看到后也突然激起很大的兴趣。既然四人意见一致，那当然就要开工啦！

夜凉如水！

永华的大厅里珠光宝气，灯红酒绿。四个女孩端着酒杯，冷眼望着面前喧闹的人们。有幸参加酒会的来宾当然都是些身价不菲的豪门贵族，但这也丝毫掩盖不了“月”组合的光芒，她们的容貌，气质让这些见惯了美女佳人的贵族们也赞叹不已。而那个永华的大公子则早就被六月迷了个七荤八素了。

“六月小姐能来参加这个晚宴，我感到万分荣幸！”永华大公子少华温文尔雅，眼里却毫不掩饰对六月的好感！

“是吗？可我还很感激您的邀请呢！”六月一个简单的挽髻，用一枚淡蓝色的钻扣别住，一身湖水蓝的抹胸礼服更是衬出六月娇小身躯玲珑曲线。淡淡的眼影掩不住她眼睛里的狂野，这个六月就是一只小野猫，是人都会忍不住去呵护，去占有！

“六月小姐，不如我们跳支舞吧，不知我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月里最迷人的小姐跳这第一支舞？”少华摆出个邀舞的动作。

“好！”六月甜甜一笑，纯真的笑容中透着一丝妩媚。

舞池里翩跹的身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在场的男士无人不惊艳，不羡慕！

几曲过后，六月已是娇喘吟吟，那柔到极点的样子看得少华心疼不已。

“六月小姐，要不要去休息室小憩片刻！”当然，此时的少华绝对想不到这是他今晚说得最蠢的一句话。

“对不起，那我就先少陪了。”六月顺水推舟。

一个暗号，其他三人也都甩开身边粘着的男人，七弯八拐的，四人来到事先就查清楚的放置月如意的地方。

第一眼看到月如意的时候，四人都非常确定，月如意她们一定要得到，因为一种纠葛在初见的第一眼就那样扑面袭来……

那些红外线报警系统对她们来说简直形同无物！四个娇俏玲珑的人儿就这样站





到了月如意面前，仿佛一种默契，她们同时伸出手向月如意触去……

一道亮白的光就这样刺出，整个密室亮如极昼——

“大家好，这里是TVB电台直播现场，永华大厅前已经集聚了大量的月迷，昨晚月组合受邀参加永华的拉考娜酒会，但却就这样失去踪迹，情绪激动的月迷现在大厅前——同时永华对外宣称月如意——价值一亿的前清出土的文物，也于昨晚神秘失踪，现场没有一丝痕迹留下——外界纷纷猜测两者间的联系——”

乱了，乱了，这次的神秘失踪引起了高度的轰动……

迷迷糊糊地醒转，身子下突起的砾石弄得六月很不舒服……她嘟嘟喃喃地挪动自己的身体，企图让自己睡得安稳一点。

“等一下，睡着？我怎么会睡着呢，我和姐姐们不是在密室里准备拿月如意的吗……”脑子里一惊，六月强迫自己醒来，勉强睁开眼睛！

妈呀，怎么到海边来了啊？还有这些个是什么人啊？怎么像看猴子一样看我？六月发现自己浑身上下痛得要死，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一头雾水。

六月勉强地撑起自己的身子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居然也可以这么娇弱，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算了，看自己一身清汤挂面的模样，估计也没什么好的形象了，六月不介意地顺势往地上一坐，对了，姐姐们呢？不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这里的啊？六月四下里张望了一下，除了一圈把她当猴子在看的怪人外，沙滩上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人了！奇怪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村长来了！”远远地传来喊声。

村长？看来语言不成问题，六月嘀咕着，抬起头就看见一个慈善老伯正走过来，有一点没一点地想靠近！看他们这阵势，六月当然没傻到以为是在排戏，再说排戏也不会莫名其妙地扯上她。

月如意！想起来了，就那么一下光亮，她就这样了，所以，所有的问题出在那该死的如意上，六月转动着自己的脑子。既然这样，那就可以确定一个事实，她遇到了时空隧道，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她六月穿越到了古代！看周围村民的穿着打扮是清朝没错，清宫戏里都这样打扮，半个光头，后面一条油光发亮的辫子。

“天啊！”六月的脑子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她还是忍不住呼喊出来，她以后要怎么混啊？人生地不熟的！

边上围着的一群村人吓了一跳，本来还以为这个神奇却漂亮的姑娘是个哑巴，这么一句天啊，也就驳倒了他们的推测，也把原本靠近一步的村长给吓了后跳三步！乖乖，老人家不禁吓的啊！罪过罪过！

六月发了半天愣，最后不得不接受自己回到古代这个事实。既然这样，那接下来首要的问题就是把这群观众给蒙住，要不有被当成怪物让古人给活活打死的危险！

说干就干，六月装出一副柔柔怯怯的弱女子样子，大大的眼里含着雨蒙蒙的水气，欲语泪先流。加上她一身落魄的服饰，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好，就先来个失忆版本的被害美少女！

“你们……你们是谁？这是哪里？我怎么在这里？”六月声音娇柔，这么柔柔地一发问，倒把一群乡下的大老粗给愣住了。

“这么漂亮一个姑娘怎么会出现在海边啊？还这么一身怪打扮！”

“对啊，不过看她的衣服虽然怪是怪了点，可都是好货色，亮得紧呢！”

“是啊是啊是啊，她讲话也细声细气的，没准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吧？”

嘿嘿，六月继续睁着她那双无辜的美目看着众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可千万别把她当妖怪就好！

“咳咳！”那个老村长迷糊了半天，总算想起自己来的目的了，“姑娘？”

“老伯，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想回家……”六月真的好佩服自己的演技，眼泪如断线的珍珠般从光洁的脸上滚滚而下。当然，这也并非全是做戏。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回去，被老天忘在这么一个鬼地方，身边一群作古百年的古人，更兼三个姐姐不知道是和自己一样陷落哪个未知时空，还是芳魂已逝。想到这里，六月心如刀割，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

“姑娘，你不知道是怎么到这里的吗？”老村长一看这个阵势，慌得手足无措。

“嗯……我想回家！”六月哽咽着说，两只漂亮的眼睛又红又肿，小小的肩膀颤动着自己的无奈和凄苦。

老村长叹了口气：“那……好吧，姑娘，你要是不嫌弃，就先到我家去好了！”

六月没有别的选择，走一步算一步吧！

“好，谢谢老伯！”六月抬起楚楚可怜的脸庞，扬起一抹信任的笑容，明美如雨后彩虹，惊呆了场上的所有人！

“姑娘，舍下比较简陋，乡下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还请姑娘将就一下！”村长老伯是个敦厚老实的农人，把六月领回了家，在海边扶起六月的时候还细心地脱下他自己的外套给六月披上。六月心里不禁笑了，是啊，不要说在现代，自己那一身落水礼服也真算得上“衣衫不整”，更何况在这个蛮荒的年代里！这还多亏自己的这一个失忆版本啊，没被当怪物抓去浸猪笼啊！庆幸庆幸——

村长的家比起六月在现代的别墅那真是简陋得可以，不过比起边上人家的





“草堂”那是好得多了。村长大妈也是个好人，严格恪守着出嫁从夫的理念，明明挺好奇六月这个陌生女孩，但夫君一声令下，马上扶着六月到了内屋给她拾掇起衣服来！

“呃？小……”村长大妈手里拿着衣服，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毕竟这种穷乡僻壤的，实在没见到这么水灵端庄的女孩子啊，叫她一个村妇能不紧张么！

六月乖巧地冲村长大妈一笑：“大娘，你还是叫我六月好了！别叫什么小姐，我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六月神情黯然，让村长大妈好一阵怜惜，这么乖巧的姑娘很快就赢得了她的好感。

“姑娘，哦，六月，你别哭，想不起没关系，反正家里还有间空房，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暂时住下！”村长大妈越看越喜欢这个可怜的女孩子。

“嗯，谢谢大娘！”

掀开门布，六月从内屋由大娘扶着出来，是那样的娇柳不胜寒风，虽然只是粗衣，一身碎花粉色小袄长裙，可是反而衬出六月的娇媚！挤在村长家的村人又全都看得一愣，果然是美人啊！

“我说老蔡啊，六月姑娘这个样子，我也不大放心她一个姑娘家，不如先在咱家住下，等以后再说，成不？”大娘这样和村长商量着！

村长捻了捻自己的须末，对着六月说，“姑娘的意见呢？”“那就麻烦你们了，蔡大叔，蔡大娘……”

就这样，六月就在蔡村长家住了下来，日子也就这样晃悠悠地过着。村长夫妇家还有一个有些痴傻的儿子叫木头，和一个已经嫁到临村的女儿，所以目前六月睡的房间，穿的衣服也都是那个女儿出嫁后没带走留在娘家的！

老两口对六月很是疼爱，一点农活都不让她做，六月抗议无效，加之在烧坏了两口锅，喂病了村长家里唯一的那头猪后，只好无奈地当起少奶奶来。闲着没事干，整天东走西逛，这个时代的背景也就慢慢让她打听出来。

此时正值清康熙年间，那个历史上评价很高的君王的天下。而她现在所处的地方，据村人的描述只能大概知道是在京城靠海的东边。村人们世世代代就很少到过什么远的地方，交通问题！六月对此只能沉默着，她那张清丽脱俗的脸庞时时浮现出一阵忧伤，所以村里对于六月的出现就又多了一个猜测，那就是京城大户人家小姐逃婚，被家人追，不慎坠海来到这里，男方下落不明，而自己也失去记忆……六月听了也不置可否，她真的很想姐姐们……

“六月！”一听这木钝的声音，六月不用回头也知道是那根木头了。

“怎么了，木头大哥？”六月回头，嘴角向上弯起半月，看得木头傻呆呆的，他虽然傻，却依然知道六月很美。

“木头大哥？”六月轻声提醒木头的失态。

“哦，是……是这样，爹说有事让你过去——”木头终于回过神来，黝黑的肤色下闪烁着明显的羞赧！

“好，那我就过去！”六月收起自己的担忧，起身娉婷着身子向村长家走去！

“六月啊！”村长背着手，在堂前来来回回地走着，想说什么却始终说不出口。

“蔡叔，自从在你家住下来后，我就已经把你和蔡婶当成亲爹娘了，有什么话你不妨直说。”六月望着他迟疑的面容，心里隐隐感觉到自己真正的生活正要开始！

“是这样，最近潮水来袭，而沿岸的堤坝……唉！村子里的人准备一起搬迁到山东靠内的山里头，只是不知道你……”蔡伯征询的目光就这样落在六月的身上，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但这段日子以来，他已经把这个贴心的六月当女儿来看了。他希望六月能一起走，毕竟一个弱女子流落在外不是件安心的事情啊！

六月不是不知道最近海事频繁，只是没想到居然严重到需要迁村，清朝那群“大辫臣”呢？说句实话，六月不敢离开这片海，毕竟是她醒来的地方，对这里的感情就像是小鸡看到的第一个活物会被认做妈妈一样，来到这清朝六月等于是重生了一遍啊！况且六月还抱着能一个不小心回去的念头呢！要真离开，六月还真是犹豫……

可是，唉，算了，还是顺应大势好了，“多亏蔡伯提醒，六月跟你们去！”总比自己一个留下来被海冲走要好！





Chaper 2 雨中低眉是伊人

“爷……”

立马于崖边，下面是汹涌的海，狂乱的海风撕扯着马上男子的青白色长衫，紧抿的眉头却丝毫不减他的王者霸气，俊逸的五官有着遗世独立的孤傲和尊贵，深邃的眼望着崖底拍打岩石激起的丈高海浪不发一言。

他忽然调转马头，一阵悠长的马嘶后扬起的灰土盖住了所有的疑问。

“爷……等等！”几个矫健的身影飞快地跟了上去，尘土扬得更高。

“爷……”

言语里尽是小心的意味。是啊，一个不注意那可是一家老小的命啊。现在坐在小茶棚里喝凉茶的男子就是当今皇帝——康熙！曹寅偷偷瞟了瞟了这个和自己从小长大的主子，这个生来的王者。他太清楚这主子的脾气了，这会正在不爽头上呢。

不是不知道自己这样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多大的压力，只是这次东边沿海的海事来得太严重，原先就开始着手治理的漕运居然才开了个头就半拉子挂在那里，而朝廷下拨的费用居然不知道被层层克扣了多少，迁徙的村民到底得了多少安家的银两，这其中的空洞有多大？康熙这阵子一股子火一直压着。做为王者，他就从小就习惯一个人承担一切，他也没有解释的习惯，更不用为自己的任何行为道歉！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权利，也是他命里一生凄冷的注定！

挑了挑眉，这是他能给自己从小的玩伴最大的解释了。有了主子一点反应，曹寅的胆子也稍稍大了点：“主子，我们……我们？”

“我们回京，不过……从山东这边走！”

“是，只是主子，往山东方向要过老林，没有酒家住宿！主子您……”康熙扬了扬手，止住了曹寅的罗嗦，从小他就没有真正在外露营过，每次皇家狩猎名义上说是露营，可是那么高大厚实的帐篷，哪有什么露营的味道，现在就借着机会好好体会下好了！康熙的眸子里多了丝兴奋的光芒。

曹寅知趣地住了嘴，也许这样子主子可以高兴一点。

“真是要命！我干嘛为了木头的一块破石头，要折回这么远的路来取！”

六月怀里抱着块黑溜溜的石头，嘴里嘟嘟喃喃，蹒跚着步子，艰难地在雨中行走着。这贼老天可真要命，存心和她过不去是不是？

六月跑回蔡家村。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木头平日里当作宝贝的一块黑溜溜的石头在迁徙的匆忙中拉下了。当然除了木头谁也不会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但当六月看到木头坐在那里伤心地抹眼泪的时候，她的心一下子软了。谁让她是聪明无敌，善良好心的美少女啊！蔡伯蔡婶年纪大了，而且带着这么多的家当，她也就只好自告奋勇了。

茶棚！老天爷，我就知道你还是疼六月的！前面出现的一个小窝棚让六月欣喜不已。等等，刚才和蔡伯他们一起走的时候没见有茶棚的啊？完了，不会是老毛病又犯了吧？尽管六月嘴里从来不肯承认她是个路痴，但每次出门总是要跟在个姐姐后面。这逞英雄的代价也未免太高昂了吧？尽管这样，六月脚下的步子可一下也没停，先避雨再说！

远远地就看见一个娇小的身影向茶棚冲过来，不知怎么的自己就是无法移开视线，康熙停住正朝唇边送的杯子，细长的眉眼里闪过一丝淡淡的牵连！很显然主子的举动也没能逃过曹寅的眼，一个暗示，身边的几个护卫也一脸戒备，双手按在预出鞘的剑上。

“真要命，雨是不大，可怎么就这么冷啊。要是三月在就好了，她一定会泡好香香的茶……”

六月这会越发怀念起三月那高超的茶艺来，嘴角不自觉往下沉了沉。她真的很想姐姐们，也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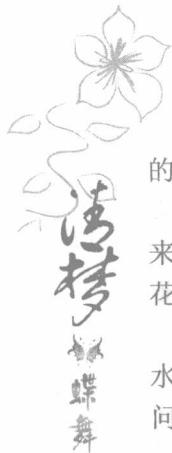
北方的雨，浠沥中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而这地方又近海，风大也是难免的。六月懊恼地走进茶棚，嘴里还在尤自念着：“讨厌，头发都散了！”

六月回到古代时一头披肩的碎发，现在也没长到哪里，和清朝那一个个头顶鸟巢的女人比起来，她还真是干净利落得要命！可是在这样的年代里，披肩散发那是法理所不容的。没办法，六月只有把碎碎的头发简单地挽了个髻，斜扎着，而旁落的碎发倒给她更增添了几许妩媚。现在可好，淋了雨髻也散了，一缕缕散在耳边，半死不活地挂着，堵得六月心里发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形同虚设的发髻给扯了。

利落地敞开自己的头发，一头俏丽的短发经过雨水的打淋更显出一种狂野与率性的美，这一起一落间，看得茶棚里所有人都愣住了，真是个娇俏水灵的女子啊！

康熙拿起茶杯往嘴角送去，不错，这样的小野猫的确不一般！他慢慢一口口喝着清爽的茶水，狭长的单凤眼闪出狩猎的光芒。有趣，看来这次的出巡还是有点惊喜的！





“姑娘——”小二哥傻愣愣地过来，在这大风大雨的北方风尘里见到个这样的精灵，是那样的靓丽娇俏，他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女子。

“小二哥，给我来壶热茶好吗？谢谢！”清脆的嗓音不似北方那些强壮女子来得厚实，也没有北方那浓重的方音，甜凉凉的音调恰似江南梅雨季节里的栀子花香，甜醉了一茶棚的人。

“小二哥？”六月没有停下手中的活，依然抖动着头发，四下里飞散的水珠在雾蒙蒙的视野里显得更加明亮！这个呆子怎么比木头还木头啊！她只好又问一遍。

“啊……好……小的这就去！”回过神来的小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急忙转身去泡茶，却又不小心撞到了临桌的客人，慌得忙不迭道歉！

“嘻嘻……”六月几声轻笑，嘴角的小梨窝微现，立刻又迷煞了一干人。康熙的嘴角轻轻上扬，这女子的确漂亮，只是若只是这样，他的兴趣也就只能这样了。目光扫过边上的侍卫：“你们的剑可以收了！”淡淡的语调里没有一丝情绪起伏，却有着掩饰不了的王者气度，他看得出来，这个女子根本不会半点武功，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娇弱。

曹寅有些尴尬，讪讪地将剑入鞘。对于自己的失态他有些不好意思，偷瞄了眼主子，还好，他没生气！边上其他的侍卫也很尴尬，纷纷轻咳着掩饰失态。康熙看在眼里，轻哼了一声，目光依然落在正咕噜咕噜喝茶的六月身上。这个女的居然……该死的，又是她，看她好好弄干头发就弄干头发罢了，那些个动作她居然可以做得那样自然而毫不做作！该死，尤其是这群粗俗的农人居然还盯着看！

“小二哥……你知道这个方向是往山东去的吗？”六月双手捧着暖暖的杯子，小巧的脸越发显得粉嫩娇柔。

“是啊，怎么姑娘要去山东？”店小二殷勤地回答道。

“很好，看来我们是同路的啊！”一旁的康熙微微一笑，嘴角划过一丝残忍。

六月突然觉得背后凉嗖嗖地，难道谁看中了她的美色？

略微漂黄的发丝在风中微微飘荡，六月嘟起嘴巴。这雨一耽搁，眼看就要入夜了，看情形今天是赶不上蔡伯他们了，那晚上该怎么办？到哪里落脚呢？两道好看的秀眉拢在一起，六月有些烦。

眼角一瞄，马！嘿嘿，真是好啊，到了古代她还没有什么机会骑马，正好借这个机会一偿心愿！

“小二哥，这些马是谁的啊？是店里卖的吗？”六月明丽的眸子里尽是兴奋的光芒！指着店外的正吃草的几匹骏马问道。

“是，是那边几位大爷的！”小二哥热络地说着。

“小二哥，这个方向是不是朝山东去的？”六月望了望外面黑沉下来的天空，依稀有条路通向远方。

“嗯，这条官道一直通往山东，到了境内才分道的，姑娘这是……”小二还没回神过来，六月就提起裙角，扑扑地直朝康熙几人走过去！那个速度啊，六月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居然要沦落到这种求人的境地，清朝——真是我的“福地”啊！

六月丝毫没有认为自己的举动有什么不妥，可是茶棚里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了她裸露出的半截白嫩嫩的小腿上，所有人都禁不住倒抽了口气，这个女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怎么可以那么自然地做出这样败俗的举动，却偏又纯洁得像是林间的仙子？

康熙嘴角不屑地微扬；荡妇，该死的，偏又那么叫人移不开视线，她难道不知道茶棚里都是群雄性动物吗？

虽然眼前这女子美得像个精灵，可曹寅还是很尽职地拦下向主子跑去的六月。

“姑娘请留步。”

六月有些莫名其妙，她眯起眼瞄了瞄拦下自己的男子。一身深蓝金丝的长褂子，眼中藏神，气度雍容。最重要的是六月发现面前的男子有着她最喜欢的容貌。那个帅啊，六月回到古代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男子啊。

“哇，帅哥啊！”所以六月丝毫不介意曹寅拦下自己。

“你好，我叫六月，很高兴认识你！”六月快乐地伸出手去。这样怪异但却大方的举动让曹寅一下子不知所措。他偷偷瞄了眼康熙，见他还是自在地喝茶，也就不自觉地放温柔自己的举动。

“姑娘有何事？我家主人在休息，不方便打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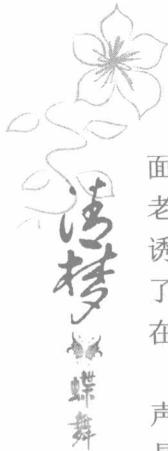
“主子？”顺着曹寅的目光望过去，六月看到了一边坐着的那个高大的男子。他的目光没有因为刚才六月的打扰而有丝毫地移动，仍然还在望着窗外，那狂傲俊逸的侧面让六月没来由地心跳快了好几拍。好一个狂傲的男子，他的神情冷漠，有着天生的王者尊傲。不过凭心讲，六月还真想不起有谁能有他这样如王者般的潇洒英俊，而且还有这么一票的下人。

不过六月好歹是新世纪特立独行的女子，她可没被男色晕昏头脑，“拜托这位大哥，我有些事想问问您的主子，可以吗？”

“这……姑娘，实在是不太方便……”曹寅嗫嚅着想要回绝。

“让她进来！”一个低沉让人微醉的嗓音淡淡地打断了六月准备出口的好话！





“公子有礼！”这段时间六月可学了不少古代的礼仪了。站在这男子的对面，六月很有些佩服造物大叔的用心良苦了。这样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一定花了他老人家不少时间精雕细琢。要是在现代遇到这样的男子，要她六月牺牲点色相，诱惑下他还值，可是他是个“死人”啊，还是“死”了几百年的人啊。算了，欣赏下就好了。我的小心脏啊，你有点骨气，别再加快了，心肌梗塞死在这里可没人心疼你。

康熙挑了挑自己笔挺的剑眉，算是答应了六月的问候，有点郁闷自己的出声，居然会让她过来，真是不可思议。看她那样暖依着语调求曹寅的模样他就是不爽。虽然没把目光对着六月，可他其实一直在留意六月的一举一动，这个女孩真是美得像雨中的精灵。

六月略过他的无礼，帅哥嘛，不酷怎么行啊，理解！“公子是要往山东去的吗？”

“是！”边上的侍卫们都倒抽了口冷气，主子居然会搭理一个莫名的女子。

“可以顺路带带我吗？我迷路了，不过我也往山东去，而且……”六月有些支吾，毕竟这样求人她还是第一次，她的小贝齿紧紧地咬着红润的嘴唇，却再也出不了声。

“而且天要黑了是吗？”康熙好笑地扬起嘴角，眼里一抹算计的光芒看得六月眼光乱转。

“嗯，公子你们有马，可以带我一程吗？我……”六月小心地斟酌着词句。

“好，走吧！”话语干净而爽利。

“真的？”六月实在是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古代真是民风淳朴啊！

“那真是麻烦公子了！”六月喜孜孜地回头收拾她那些东西去了。

“主子？”康熙止住曹寅的话，看着飞跑的六月，眼睛微眯，他自有主张！

“马啊！”望着面前这匹雄健的骏马，六月小小的脸上写着兴奋两个字，以前拍摄MV的时候倒是有过骑马的经验，但每次都是姐姐们象护小鸡似地护着她，一点不过瘾，今日总算可以一展乾坤了吧，嘿嘿！

康熙在一旁看得直想笑，看来这小妮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单纯啊！

“姑娘？”曹寅过来打点马匹，看到六月兴奋得大呼小叫的样子，心情莫名的也好了很多。

“啊？叫我六月好了！”六月头也没回地说。

“呃，六月？对了，你会骑马吗？”曹寅品味着这个名字。

“我偷偷告诉你哦，我会！”六月可一点也没撒谎，她真的会啊，她对马的心理可是记得一清二楚！比如马的性情比较温顺，它从不主动地去攻击人类和其它动物。人之所以能驯服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的视力不好，马的两眼视线重